

16.05

修武文史資料

• 第二輯 •

74 83
第149 解
✓



865

政协河南省修武县委员会编

28

辛亥革命先烈程毅不朽

杨成武
一九八六年
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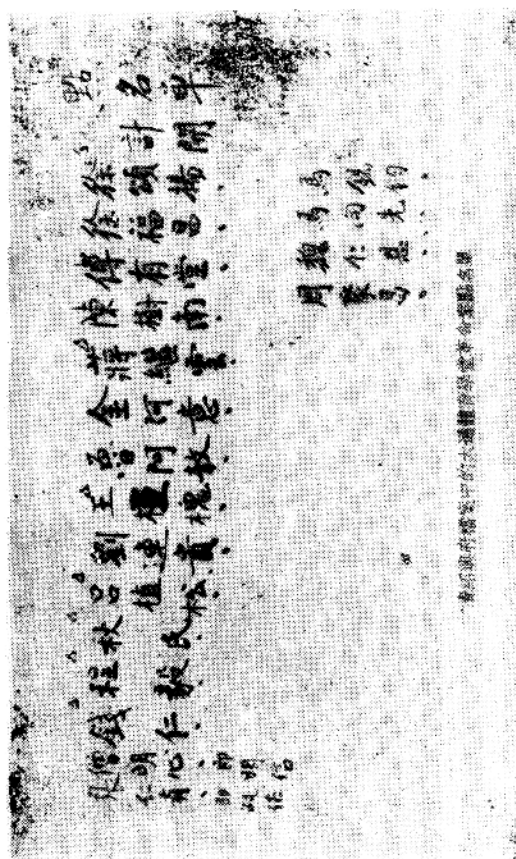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题词



辛亥革命烈士程毅遺像



清紹興府檔案中的大通體育學堂革命案兵科卷宗封面



清紹興府檔案中的大通體育學堂革命黨點名冊

烈士程毅小傳

烈士程毅字翹軒河南修武縣人。少俊爽。有氣。家居弗克羈勒。赴汴。肄業高等學堂。既厭其腐散。適天津。旅學北五省師範學堂。年餘。忽聞友人□□自新其辦。諸堂執事怒爲不保。國粹。罷退學。於是浮海抵滬。改入中國公學。浩氣乃益振。晚會藉事。遊食之流。曾不屑。嗤之以鼻。然胸懷純正。主義知己。寧不克。傾吐終日。嗟。作聲而秋。競女子。因女報事。適來滬。求僕助。烈士慨然赴。譚誠。出於天性。秋競女士因告以此來爲胡□□志士。有秘密之運動。烈士乃自任往津。事。雖無大效。然刷厲不少。懈也。比反。秋競女士及他志士。數爲勇。薦充紹興某學堂。體操教員。歷月。而秋競女士。因徐錫麟革命案。被逮。轉運烈士。亦被拿。就獄。自必死。絕無推弄。詞遂定。監禁年許。友人董□□魯□□往視其病。形。瘠。黃。膝骨排。周身露。肌。老。血十餘處。

刊載于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日本東京出版的
由河南省留日學生同盟會成員創办的革命刊物《河
南》第八期上的〈烈士程毅小傳〉

二君知其臨刑苦忍爲之泣。噫。如斯烈士。恐左右監視。誤及二君。遣詞令二君往。約以明日再晤。聞賓天方曉。則傳言烈士屍已拖出。董等二君大驚。急馳視。已非復昨日病體矣。覆棺收殮。移置某山麓廟中。今然猶在也。

第

循吏曰。烈士死事。余於報紙。窺其約略。感而爲之泣。嗣經滬。從陳口口君。又詢其生平。知烈士志。強人也。實不肯弱於進取者。然年少及難。素無論述。無所據以發其志。以故革命黨員。皆在波影。存人耳目。烈士獨幽光弗顯。雖革命黨員。不以死事要名。然倡率者。著烈。則後起者。學衆。則中州士民志氣。弱於他省。尤不可不爲建一革命。未幾也。爰纂記所聞。以爲之傳。曉乎程烈士之見諸實行者。雖此。此而已。然覽者。或不如余之感泣。感無其人矣。乃有與烈士生。近里長同學。烈士在時。又素通音問。逮死。後畏其餘禍。及已而迄不肯爲之置一辭。清夜致思。其亦內愧。言也。然若輩既用且哲。宜其飾詞自道曰。我與程某宗旨不同。云爾。

期

八

目 录

•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

辛亥革命烈士程毅.....毛成身 (1)

追忆先父程毅.....程燕珠 (7)

有关程毅资料辑录..... (13)

程毅生卒年岁考.....毛成身 (18)

同盟会员南玉笙.....南荫堂 (22)

反清革命志士张盘铭.....周莅沛 (2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修武农民运动.....冯清长 (27)

忆中共修武地下党一九三四年前后的斗争片断

.....张培武 (30)

国民党修武县党部建立前后的活动.....张润三 (34)

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保安队武装索饷事件.....韩天中 (38)

从戊戌变法到“文化革命”前夕修武县历任知县、

知事、县长一览表.....辛文映 (41)

辛亥革命烈士程毅

毛 成 身

程毅，原名秀申，字翘轩。修武县城内新街人。生于清光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春。

程毅父名石玉，是个私塾的教书先生。母亲赵玉兰，出身贫苦人家。他还有两个妹妹，名桂英、凤英。

程毅十四岁结婚，十六岁时得女儿燕珠，同年考取秀才，一年双喜临门，当时传为美谈^①。后因废科举，兴学堂，于是他先后就读于河朔法政学堂（在武陟县木栾店镇）和河南高等学堂。他在河南高等学堂求学之时，正是八国联军在我国大肆抢掠烧杀，清政府奉行卖国投降主义，与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借帝国主义武力，疯狂绞杀义和团革命运动之际。程毅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忧心如焚。他为了寻求救国的途径，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当时的革命书刊《革命军》、《警世钟》等。这使他认识到：中国所以受列强欺凌，完全是清政府腐朽无能；要避免亡国之祸，必须振兴中华，开始形成他纯朴的爱国思想，初步奠定了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思想基础。他当时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定华、定国，就是他爱国思想的生动体现。

当时的河南高等学堂，“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学艺为辅”，基本上还是沿袭“旧来书院的制度”。监督王静波，虽比较开明，但“仍

然是一个改良主义者”^④。这样的学校，对于“不肯弱于进取者”的程毅来说，“厌其腐散”^⑤乃是情理中事。于是他未及毕业，就愤而辍学。

一九〇五年初秋，程毅和当时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从甲午海战中，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认为中国要富强，就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同时，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有许多爱国志士从事革命活动。于是程毅决心与同乡举人王印川同到日本留学。但因他是独生子，老人不愿他远离家门。他始则跪地哭求，继则持刀要断手臂，但始终为家庭所阻，未能出洋。

在此期间，程毅亲眼看到了由于清政府把历次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勒索的巨额赔款，都以捐税的名目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造成广大农民破产。同时，英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在修武掠夺我国矿产资源，摧残民族工业，压迫剥削我国劳工，这些都激发了程毅的革命思想。他与本县的反清革命志士张盘铭、南玉笙等经常聚会，密商革命大计，而且经常在大众广庭之中，激昂陈词，痛斥清政府腐朽卖国。

一九〇六年三月初三日，程毅趁县城盛大庙会，家人疏于防范之机，悄悄离别故乡，轻装潜往天津，入北五省师范学堂。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力主以武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激进革命党人胡瑛，相处非常友善。在胡瑛的影响下，程毅的眼界大开，思想大进，遂以联络同志，鼓吹革命为己任，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他“自斩其辮，诸堂执事，怒为不保国粹，罚退学。于是浮海抵沪，改入中国公学。”^⑥并改名“程毅”，以示革命到底之坚毅决心。故目前其故乡父老，皆知有“秀申”其人，而很少有人知道“程毅”之名的。

在上海，程毅与革命党人谭心休、于右任、秋瑾、杨卓

霖等相往还，“浩气乃益振”^①，尤深慕秋瑾女士之革命精神，常自愧一堂堂须眉，尚不如一巾幗英雄，以此自勉自励。是岁冬初，爆发了萍、浏、醴反清武装大起义，“党人之在沪上及海外者，皆从而鼓吹之，沿江沿海各省咸为震动。……欲谋响应，……各省光复会志士相与会议于沪上，瑾亦与焉。”秋瑾对程毅十分信任，而程毅“乃自任往津，事联络……比反，秋竟女士及他志士，叹为勇。”^②

一九〇七年正月，秋瑾被举为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她与徐锡麟等光复会领导成员相约于五、六月间在浙、皖、苏等省同时发动反清起义，于是就加紧了对各地会党的联络与骨干训练工作，并改约束，颁号令，定编制，组织光复军，筹划大起义。就在这关键时刻，程毅“应秋瑾之聘，充绍兴大通学堂学监兼体育会教员，竭力提倡民族主义，研究军事战术。”^③他协助秋瑾召集浙江“各会党首领，入绍兴计事，并令在体育会学习兵操，前后相继至者凡百余人。”^④于是，“浙江起事之大本营遂移于大通学堂，即光复会本部之权事，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⑤秋瑾对程毅“任之甚专，每事必与商榷。”^⑥他作为秋瑾的诚挚革命战友和得力助手，参加了在秋瑾家中召开的多次秘密会议^⑦，参与了武装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用实际行动迎接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

秋瑾与徐锡麟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因师期屡改，密谋尽露。”^⑧徐提前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于安庆，“清廷震撼，大索党人。”与此同时，担任绍兴府学务处总办的劣绅胡道南，因在日本留学时反对反清革命与男女平权，曾被秋瑾当众痛斥为“死人”，胡怀恨在心，时想报复^⑨。他经过长期的侦察刺探，向绍兴知府贵福告密秋瑾“谋反”^⑩。

贵福星夜到杭州请兵。秋瑾五月底始得知徐锡麟壮烈牺牲的消息，虽悲痛欲绝，但仍拟单独在浙举事。六月初三日，清兵逼近绍兴，瑾仍镇静自若，在程毅等的协助下，妥善布置善后工作：焚烧文件名单，埋藏枪枝弹药，疏散转移师生，通告各地提防。初四日午后，清兵入绍兴，“大通学生劝秋瑾离堂暂避，但秋已决心殉难，即遣散最后一批同志，而程毅等数人坚不肯去，甘同进退”。清兵遂围大通，秋瑾因被叛徒蒋纪云以故借钱缠住，程毅就率领学生与清兵激战，“出清兵不意为学生击死者数人，伤者数人。”^①终因寡不敌众，秋瑾及程毅等被捕。

秋瑾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初六日晨四时，慷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贵福为了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用各种酷刑对程毅进行拷讯，逼供同党。这帮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铲，遍烙他的肤体，以致皮开肉烂，“绝而复苏者屡，甚至跪以烧红之火链，皮肉焦黑，触鼻作奇臭，见者股慄。”^②“然毅性强毅，坚不供实”^③，“自分必死，绝无推弄词。”^④他虽“受严刑之讯，体无完肤”，却“词不连人”^⑤，“宁死不吐露秘密”^⑥。“他被审问了十七次，虽经酷刑严讯，……没有供出光复会的一件事，一个人。”^⑦清吏“以无佐证，狱久不决”^⑧，就伪造口供，褫革程毅衣衿，以判处五年监禁结案。

秋瑾牺牲时，程毅因“幽禁囹圄，闻耗较晚，惊起跳踉，若中狂病，不食不饮”^⑨，“终日号泣，痛不欲生”^⑩，并仿故乡河南民间《哭五更》曲调，填写五哭秋瑾诗词，词极悲壮，曲亦哀凄。程毅不分昼夜，且歌且泣，眼皆出血，闻者无不下泪。表现了他对秋瑾烈士的无限敬慕与怀念。

为了营救程毅出狱，他的好友鲁鸿珩等及绍兴的革命党

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清吏许以一百铺保保释，及如数按期送到，清吏忽然变卦，改要四百铺保。以当时绍兴民心之向革命，此本非难事。不料诬陷秋瑾之劣绅胡道南，惧程毅出狱报复，乃暗贿狱吏，置毒药于程毅午饭中，程毅遂惨毙狱中，时为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夏、秋之间，年仅二十五岁。及“尸出，鳞伤遍体，见至酸鼻，多有泪下至不能含云。”②

程毅牺牲后，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由河南省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创办的革命刊物《河南》第八期上，就载有《烈士程毅小传》。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也亲自为他立传，并使与《秋瑾传》并列，还写下了“‘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程毅有焉。”的赞语。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秋瑾烈士的好友徐自华、吴芝瑛等，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营造秋瑾烈士墓，并建“鉴湖秋社祠”，以程毅附祀秋瑾烈士灵位之侧。此后七十多年来，出版的很多有关秋瑾的史料、通俗读物及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连环画，最近上映的电影《秋瑾》等）中，都出现有程毅的英雄形象。所有这些，都表示了对这位革命志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程毅之妻吕惠荣，美淑贤慧，伉俪情笃。程毅牺牲后，她含辛茹苦，抚孤成长，一九七四年逝世，享寿九十五岁。临终命将程毅中秀才时所穿之“蓝衫”，裁作寿衣。其子定华、定国与两媳及幼孙芳声，均已逝世。目前唯其女燕殊尚健在，年已八十有八；另有孙来生、孙女英，均年已花甲。来生迄未婚娶，于是程毅一门绝嗣。

附注：

① 文中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为程毅的亲属、乡亲等近三十人的回忆材料。

② 张逢青：《河南高等学堂》，载《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③、④、⑤、⑦、⑪ 钧灼：《烈士程毅小传》，载一九〇八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革命刊物《河南》第八期。

⑧、⑨、⑪、⑬、⑭、⑱、⑳、㉑、㉒ 陶成章：
《浙案纪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三)。

⑫ 民国早期向程毅遗属颁发的烈士证书《程毅事略》，原件“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所焚，现仅存抄件。

⑬ 冯自由：《光复会》，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

⑭、⑮、⑰、⑲、㉓、㉔、㉕、㉖ 秋宗章：《六六私乘》、
《大通学堂党案》，载《秋瑾史料》。

⑯ 王时泽：《回忆秋瑾》，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⑰ 冯自由：《丁未浙江光复军倡义实录》中的《贵福致浙抚电》，载《革命逸史》第六集。

⑱ 徐双韵：《忆秋瑾》，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㉒ 周卫亚：《光复会见闻杂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追忆先父程毅

程燕珠

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回忆起为辛亥革命而英勇牺牲的先父程毅，不禁使我百感交加。

由于我父亲离家外出革命时，我已七、八岁，已略记人事；加以我母亲一九七四年才逝世，我姑母一九八一年秋天才逝世，她姑嫂二人都活到九十多岁，时常向我姐弟及孩子们讲述往事，所以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却仍历历在目。现仅追述一些往事，作为对先父的纪念。

我家是修武县城内新街人。祖父名石玉，是个教了一辈子私塾的先生，他先娶妻范氏，因没有儿子；又娶二房周氏，但不会生育；后来有王张村一个姓赵的贫苦农妇去曹州逃荒，把女儿玉兰卖给我祖父作三房，生一个儿子，取名秀申，这就是我的父亲；还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桂英、凤英，这就是我的两个姑母。

我父亲因为是独生子，祖父非常宠爱，怕不成人，就用他出生时剪下的脐带，拿红布缠了十二个圈，戴在他脖子上，又专门打了一副小手铐、小锁链，每年城隍爷生日那天，就让他穿戴红色衣帽鞋袜，戴着小手铐、锁链，跟在城隍爷的泥像后边游行，这样一直到他十二岁，所以人们都叫他“小红孩”。

我父亲小时候非常聪明，他跟我祖父念书，祖父常夸他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十四岁结婚，娶的是城内北门大街吕家的四姑娘，名叫吕惠荣，比我父亲大三岁。他们婚后两年，我降生人间；就在那一年，我父亲考取了秀才。听我母亲说，当年双喜临门，举家庆贺，热闹非凡。因我父亲个子不高，当他穿着我外祖母家给他作的“蓝衫”四出拜客时，衣摆都拖在地上。当时就有“吕氏无男六姑娘，独有四姨夸夫婿”的谈说，至今故乡有些父老还记得这些话。后来我父亲到开封去考举人，听说他蜡烛烧了考卷，没有考中，他常自怨自叹。接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我父亲就先后到武陟县木栢店镇的河朔法政学堂和开封的河南高等学堂读书。

我父亲革命思想的萌芽，首先是从家里开始的。因为我祖父的正妻范氏，出身富家，生性悍妒，而二房周氏、三房赵氏，都出身贫寒，范氏对她们百般虐待：“白天推磨千万圈，夜晚纺织到五更”，“作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累死累活，还不让她们吃饱饭。有一次她二人饿的实在难忍，偷了点玉米面拍成小饼，放在铁壶里煮了煮，正吃时被范氏闯见，就用针把她二人的嘴周围扎得鲜血淋漓，逼得她们跳坑自杀，被人救起，才未丧生。我父亲生母的遭遇就更悲惨，她给程家生了儿子，按说该得脸气了，但坐月子时，范氏只给她一篮红萝卜吃，亲友们送的鸡蛋等营养品，她却都自饱口福了。赵氏的弟弟给我家当佃户，但每次来家，范氏都嫌他穷酸，不让进门，姐弟二人只能在大门外见见面，偷偷饮泣。我二姨母被逼嫁给一个快断气的男人，过门第二天就成了寡妇，白白葬送了青春。我父亲耳闻目睹这些惨状，思想受到很大刺激。他在家中常说：“男女都是人，为啥女人这样低贱？”“世人都是父母生，为啥有贫有富？有钱人凭

啥欺压穷人？”

我父亲在洋学堂里，不知都是学了些什么？放假回家时还常带些洋书躲在屋内偷看。短短一两年，就象变了另一个人。他常和我县小梁庄的南玉笙、大韩村的张盘铭、五里堡村的苏克攻在我家谈论国家大事，时常说些：“朝廷真没能奈，打一仗败一仗！”“不推翻满清，非亡国不可！”这一类的话。那时，他不断教我认字，短短一年多，居然认了一百多字。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写了“复兴中华”四个字叫我认，还天天查考我记住没有，会写不会。他还给后来出生的两个弟弟分别取名定华、定国，寄托了他当时决心振兴中华、安定祖国的革命思想。

最使我难忘也是我亲眼所见的，是我六岁那年的初秋，一天晚上，我父亲跪在铺有炉渣的二奶奶座椅前（因当时其他老人都去世，我二奶奶周氏是一家之主），哭求着要跟同乡举人王印川去日本留学。二奶奶因他是独生子，说啥也不答应。这时，我父亲就拿起一把菜刀要砍手臂，说：“不叫我去留学，我就砍断胳膊，看你要我这个残废人在家干啥？”二奶奶和我母亲慌忙去夺菜刀，我和小姑姑凤英左右拉扯着他嚎哭，一直折腾了一夜没合眼。

第二年三月初三日，城内照例有盛大庙会，我一大早就起床，准备早点去赶会。这时我父亲把我抱了又抱，亲了又亲。还把正在睡梦中的两个小弟弟亲了几遍。我母亲感到他举动有些异常，但又没想到别的方面去。谁知直到深夜，我父亲还没回家，全家顿时慌作一团。约摸三更时分，城内塔底街亭瑞坊的老板李排贵慌忙来我家报信说：我父亲取走了我爷爷生前存在那里的三百块现洋。我们这才如梦初醒，他出外闹革命去了。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最后永别。